

## 早春料峭

闻琴

打春了,风刮在脸上,怪疼的。

老黑从新辟的菜园里出来,拿刀将黄萝卜切丁,和麦麸、菜叶、碎玉米粒搅拌一块儿,料桶里的鸡食就变得充裕。

儿子小黑在山洼东头建了个鸡场,他一人料理,吃住都在那儿。鸡场才拾掇,老黑就迷上那些新买的鸡崽,毛茸茸,肥嫩嫩,像洼子里三岁大的娃娃,这心里呀,就会念叨起儿子刚学步的时候。

他把送鸡食当借口,常做点好吃的,一块儿捎带来。今天落雨,风照旧刮着,老黑又来看鸡。

爹,辛苦了。

小黑声音轻轻的,接过热乎乎的饭盒和料桶,瞅瞅爹身上湿哒哒的雨衣。

说啥呢,自家孩子!

老黑也瞅瞅儿子,父子俩对视片刻。

小黑就故意朝爹咧嘴笑笑,舒展下眉头,作出一副轻松的表情。他饲养的鸡,属麻鸡。这鸡生长速度快,肉质鲜嫩,下的蛋大,鸡毛根根丰满亮丽,能当装饰物售卖。他相看过许多鸡种,最终挑选了这一种。

老黑又看了一圈鸡场,回家了。途中,他遇到几个老邻,停住,说了一会儿话。

山洼里生长一种匍地而生的黄

花,一年到头不败,天越是冷,花越是香。他折下几枝,带回去,放在妻子的房间。

那些鸡儿咋样?

可好。

咋个好?

能吃,能跑,个儿忒大。

多大?

他用手比画了一下,又指指墙上的画,和这上面的鸡儿差不多。妻子抬起头,默默地倚在床边看了一会儿。

老黑就给妻子喝水喂药,又在地里捋了几把韭菜叶。二月韭菜鲜,二月的小鸡准养得肥。

半个月后,一天清晨,老黑从鸡场回去的路上听到一只小公鸡的打鸣声。

喔喔,喔喔——

声音洪亮清脆,听得人精神抖擞哇。呀,公鸡会打鸣,那母鸡下蛋也快喽。他心里一阵快松,觉得有啥东西,开始慢慢地踏实下来。

这天中午,老黑特地包了新鲜的韭菜团,赶着送来。咸团子甜团子,洼里人不咋吃,除非逢上喜事儿。

小黑掀开饭盒,眼睛亮了亮,吃完后,还咂咂嘴,香。

咱去那边,爹想和你说说话儿。

老黑挑了一个开花很多的小土

坡儿,这春风小。儿子回家后,话一直很少,虽然他挨着自己的肩膀坐下,但脊背微微弯曲着,有点放不开。

他握住儿子的手,轻轻地说,人一辈子哪能没个错?年轻时,我进过乡里的紫砂厂,这是好单位呀,可我却偷拿了公家的东西。

这让小黑一结巴,那你为啥拿?

老黑陷在往事里,你外公呀,一辈子就迷个紫砂壶,又遇上他生日,我想显摆一把,耐不住就干了赖事,手艺没学成,人被劝退了。

那后来呢?

回来种地呀,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
再后来呢?

你娘嫁给我了,她不嫌弃。说到底,是因为穷,穷生贼心。

老黑眼睛微微眯着,眼角的皱纹很深,他眺望前方,又缓缓地低下头。

小黑也跟着垂下头。

一阵冷风吹来,老黑站起身,说,我记着这教训哩,发下誓,老老实实种庄稼。小黑没打寒噤,父子俩都被风吹得脑袋激灵。

他们返回鸡场,路边的黄花很香。

早上,我听见场子里的公鸡打鸣儿哟。老黑这才说出口,他打量鸡舍,朝一处地势开阔的棚子前坐下。

是哩。小黑嘴巴咧了咧,有点害羞,有点兴奋,只怕明天就会出新鲜的第一窝鸡蛋。这在山里饲养麻鸡,风吹日晒,他脸上的沟壑深深浅浅,再不似以往的嫩白。

过一会,他手机响了,接听后,手

一哆嗦,几乎不敢相信。

好的好的。

他连说了几个好字,话都不利索,一脸的激动。

啥人打来的?老黑问。

李所长,原来单位的领导。他说,鸡下了蛋,就送所里,反正食堂也有需求。他还惦记着我……

老黑感喟一声,家里盖完房,妻子突发疾病,手头紧。儿子一急,挪用了单位的一笔钱,他心慌张,又把款子补上,但被所里觉察,最终被开除了。

老黑猛拍儿子肩膀,好好干,爹给帮衬,吃一堑长一智,养鸡也是一条致富路,再说你学的专业就是给鸡治病!

到年底,自己卖菜粮的钱,加上儿子挣的,肯定能把医院欠下的费用还上!

小黑明白爹的意思。他顾不上停歇,又忙着清理鸡粪,给鸡舍铺稻草,检查设置的拦网,不经意间,脊背就挺得笔直。

鸡蛋销出去一周,小黑娘能下地走了。

娘,我换你散步。

我要去鸡场看看,你爹说这几天下的都是双黄蛋。

有风呢。

不算冷,不碍事的。

母子俩人缓缓地朝前走。晌午,晴好天气,风暖和一些,金色的光线映照在山洼里的鸡场,明亮而富有希望。

## 老吴家的院子

徐高杨

望着望着,小明、小田和小东三位少年已经馋得不行了,口水直流。院墙里的桃子红扑扑的,似涂抹了脂粉的佳人们一样迷人。

这是老吴家院子里的一棵老桃树,靠近院墙边站着,一站就是好多年。春天开得满树红花,夏天挂得漫枝粉桃。这可是老吴的一件宝贝,老吴年年都悉心照料,每年冬天都给它裹上厚厚的“棉衣”,生怕它冻死。

小明和小田并肩站在墙角下,小东踩着他俩的肩头,爬上墙头,伸出半截身子。他便伸手去摘桃子,可惜还差了点距离。于是乎,又去附近找来一根树枝,而且是专门找了一根带叉的树枝,便于勾拉桃树枝。这回终于碰到了,一颗又大又红的桃子便到手了!不过呢,一个当然不行,于是又摘了一个。第三个不太好找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,勾起来却很吃力,勾了七八次都没勾成功,总是在即将摸到的时候功亏一篑,桃子又被桃树枝“嗖”地一下拽回去了。小东便道:“你们再把我抬高一点,我才能够到。”小明和小田便使出吃奶的劲儿,把小东往上托。小东好不容易够着一根桃树枝,却使不上力气,于是干脆伸长手拉住,使劲拉。没想到用力过猛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那根桃树枝便被硬生生地拉折了。拉折了桃树枝倒没什么,要紧的是这一声响惊动了院子里的狗。狗“汪汪”地叫起来。他们三个人也慌了,一下子摔倒在地,赶紧爬起来准备跑,才迈开一条腿,院门便开了。出来一条大狼

狗,向他们直奔过来。吓得他们又哭又喊。主人连忙将大狼狗唤回。这主人便是老吴。老吴将大狼狗唤回后,对惊魂未定的三个少年说:“你们不要走!来,来,来,进来说话——千万别跑,如果跑,我就让小灰去追你们。”三人无可奈何地跟着老吴进了院子。

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,老吴并没有训斥他们。而是温和地问他们:“你们想吃桃子?”他们支支吾吾地说:“想。”老吴说:“好,那我再问你们,天下有没有免费的午餐?”他们答:“没有。”老吴说:“好,既然你们明白这个道理,那么就只好办了。你们既然想吃桃子,就不能爬墙偷。所以我给你们指条明路,你们帮我做事情,我拿桃子当报酬给你们。你们说,这样公不公平?”他们笑着说:“公平!”老吴也笑了,说:“很好,先这样,你们拿上这些桶,去河边挑水,然后给菜地浇水。我家菜园子里的菜正缺水呢!”于是,他们三个人便兴高采烈地拿着桶,去河边挑水,又给菜地浇水。老吴见他们把菜地都浇透了,个个也满头大汗。于是给他们每个人都摘了几个又大又红的桃子。临走时还跟他们说:“下次再想吃桃子,就继续来帮我做事情哦!”他们三个人高兴地答应着,蹦蹦跳跳走了。

后来,每年夏天,他们三个人都会来帮老吴做事情换桃子吃。

老吴的儿子和儿媳常年在外打工,很少回来,只留下小孙女小玲在家上学。所以老吴每天很忙,既

要接送小玲上学放学,又要做家务,又要忙着打理菜地,真有点忙不过来。有了他们的帮忙便轻松了不少。再后来,小明和小田不想帮忙了,也就不再来了。只有小东一个人每年都坚持来帮忙。

小东的大名叫文东,文绉绉的名字。文东不仅夏天来帮忙,春天、秋天,甚至冰天雪地的冬天也来帮忙,而且也不要报酬了。除了帮着打理菜地的事情,其他事情也帮忙。比如家里买个什么东西、搬什么重物。这倒让老吴不好意思了,心想:“这个小家伙真不赖!”

老吴家的院子很大,什么都种,青菜、萝卜、豆角、丝瓜、花生、茄子、土豆、辣椒、红薯。大萝卜太大,扎根太深,小玲拔不动。文东卷起袖子,一只胳膊一使劲就拔起来了。

收花生的时候,文东一马当先,锄头一刨一棵,再拎起来抖抖,把土疙瘩抖落,然后扔给老吴和小玲。两人便将一颗颗花生从藤上摘下来,堆在一起,直到堆得像一座小山。接下

来一段时间,就把花生放在院子里的空场地上摊开来晒,直晒到干透了。然后呢,老吴就悠闲地躺在藤椅里,看太阳渐渐落山,将西天的云彩染成绯红色,时不时端起茶杯喝一两口茶,听小玲和文东两人坐在院子里一边剥花生,一边聊天。

有一天,突然下起瓢泼大雨。老吴想起来小玲上班没带雨伞,便准备送伞去。拿上伞刚推开门,却看到小玲已经回来了。是文东打着伞,一路护送回来的。路上风大,又冷,文东就把外套给小玲披上,自己冻得直发抖。

一晃十年,这些年来,老吴越觉得文东这个小伙子确实不赖。

于是有一天,老吴把小玲叫到身边来,对她说:“小玲啊,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,爷爷我做媒,给你说一个好人家……”哪知道话还没说完,小玲就急了,说:“爷爷,你甭费心了,我早有心上人了!”老吴忙问:“谁呀?”小玲说:“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——文东!”

